

BEN XISHI



本溪市

职工文艺作品选

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



一九八二年

前 言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两个”文明建设的迅猛发展，本溪山城几十万职工，用无畏的劳动，捧出钢花铁水，奉献滚滚乌金，擎起高楼大厦，编织生活彩霞，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然而，那一双双挥舞钢钎的手，把握风镐的手，架起抱杆的手，翻动机梭的手，又挥笔泼墨，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新的生活，洗涤了社会污染，憧憬了光明的未来，讴歌了党和人民，祖国和事业，使我市工人文艺这个园地，百花盛开，姹紫嫣红。

为了更好地繁荣我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满足广大职工和业余作者的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生产的发展，在市总党组直接领导和市委有关领导部门亲切关怀下，我们编辑了一九八一年《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我们希望《作品选》是八十年代献给四化建设的一朵红花或是一株绿草，在祖国的文艺百花园中争芳吐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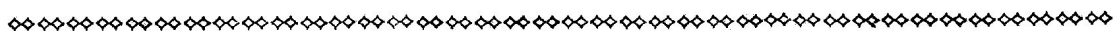
《作品选》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曾得到了市文联，艺术馆、报社、电台等专业同志的有益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作品选》难免发生谬误，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教。

本溪市总工会宣传部



目 录



前言	市总工会宣传部
期待来年秋更红	熙 高 (1)
漫卷诗书喜欲狂	东 凡 (2)

小

说

老阮头	仇大川 (5)
穿旗袍的少妇	溪 源 (9)
《忧郁》的女主角	黄开中 (12)
花王	王 宁 (17)
哥哥	赵月青 (21)
影恋	白雪曼 (23)
姐姐的婚事	杨恩孚 (33)
改选之后	宋奎明 (39)
金不换	刘晶晶 (44)
泪, 滚烫的泪	谢志普 (47)

散

文

静静的流	中 孚 (56)
百尺杆头	齐守国 (58)
笔	武 侠 (60)
话房短歌	李兴濂 (60)
千山上的少女	孟秀艳 (62)
静謐的槐林	曹泮君 (64)
矿井剪影	宋志纯 (64)
散文诗三首	文 辛 (65)
我心中的花	刘冰菱 (68)

诗

彩色的宣言·····	李亚光 (29)
献给党的诗笺·····	晨光、林去 (29)
重访老虎沟·····	赵福元 (30)
工厂素描·····	孙承、张敏等 (31)
一个普通的厂长·····	王立珂 (49)
午餐(外一首)·····	官庆宝 (49)
写在沸腾的工地上(二首)·····	徐竹影 (50)
在退休的时刻·····	郭力彦 (50)
爱的浪花(组诗)·····	谢大禹 (51)
花说·机遇·····	孟秀艳 (51)
星月篇(组诗)·····	李兴濂 (68)
雨夜里,有这样一封信(叙事诗)	

····· 赫中山 (52)

歌

故乡的歌·····	吴树泉、若痴等 (54)
遮阳布伞下·····	林 去 (55)
品格·心灵·····	吴 明 (55)
我讨厌·····	李世威 (55)
印染工人的礼品·····	刘德学 (61)
采撷集·····	刘丰贤、陈广珠等 (66)
我的诗·····	周溪源 (68)
信·····	马红线 (69)
真假析·····	刘少君 (70)
星星·····	高广维 (74)

杂

谈

小品文二则·····	霍 才 (69)
一篇作品救活三条性命·····	吴贵信 (70)

曲

- 老占(相声) 郑全忠、李长升 (71)
 买皮鞋(快书小帽) 白远新 (74)
 相亲(故事) 邹国玺 (75)
 赴宴(西河大鼓) 吴贵信 (77)
 办喜事(快板书) 陈 阵 (79)

艺

寓言

- 公鸡与麻雀 宋 毅 (65)

歌

- 祖国、母亲 东 凡词 钟 轩曲 (81)
 青春在哪里 李世威词 黄宇新曲 (82)
 我为你唱一支赞美的歌
 溪 源词 初 曙曲 (83)
 欢乐的天车姑娘 刘申五词 靳 峰曲 (84)
 小溪旁的歌 吕 行、海声 词曲 (85)
 绿色的鸽子 周祥均词 刘恩祥曲 (86)
 我爱这沸腾的生活 陈庆斌词 孙佩中曲 (87)
 美好的梦 陈阵词 泮 君曲 (88)
 春之旋律 金波、长勋词 歌夫曲 (89)
 我是采煤的黑小伙 张枚同词 魏长柏曲 (90)
 何时聚一堂 刘传举词 大海、维义曲 (91)
 我找到了我自己 王晓岭词 刘 威曲 (92)
 呵, 生活·事业 竹 影词 青 芝曲 (93)

曲

美术

- 刘老修电表(漫画) 郭长柏 (94)
 无题(漫画) 华剑坤 (95)
 你干嘛老缠着我(漫画) 于海林 (95)
 无题(漫画) 温 长发 (95)
 本钢之夜(摄影) 刘洪太 封二
 巧手传情(摄影) 刘永久 封二
 焊接(摄影) 姜 洋 封二
 柔道(摄影) 裘大新 封二
 春鸣(国画) 冯大中 封三
 千山之晨(国画) 冯大中 封三
 书法 赵元才 封三
 封面、封底设计 丁涛、王艳

摄影

期待来年秋更红

——祝贺《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问世

熙 高

一页页书稿翻过，呈现在眼前的，是什么？是《老阮头》的刨花和锯沫——不名不贵，不珍不奇，散发着森林陪嫁的馨香，夹带着阳光和泥土的爱情。一行行铅字流去，萦绕于耳际的，是什么？是为春天“捎来一片片信息”的《雪花》——轻声细语，投身大地，不为烈日媚献地毯，只用乳浆构思绿色的图画。

啊，对，《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它不是什么名人名作，也不自称天才结晶，而仅仅是煤铁之城几十万职工文艺创作之林的几片叶子。这里，没有学生作文本上的拿腔作调，不拘于行家笔下的启承转合，难见令人生畏的“高大全”，更少晦涩迷离的艺术象牙；有的，是空气的清淡，泥土的芬芳，柳絮的轻盈，小草的顽强，厚实的思想内容，浓烈的生活气息，鲜明的人物形象，朴实的运笔作风。

这是职工写给职工看的作品之长，这是我向本书各位作者学习的主要之处，这还是我向各位业余同行祝贺的主要之点，这也正是专业文艺工作者欲求难得的追求目标。

当然，业余创作有业余创作的苦衷。

工作忙，时间紧，各方面的条件差，甚至有时还要承受周围的白眼，写成一篇东西不知要比车光一个工件难上几多倍。然而，生活的主人撷取生活却又不知比旁观者易上几多倍。站在脚手架上，文思滔滔涌来，孕成《百尺杆头》；车床戛然停住，铁桌摆上饭盒，构出《午餐》雏形。顺手把生活掰下一块，带着车间的铁屑和锈味，搬到纸上，栽到书中——这就是《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感人的基本因素。

感谢本溪市总工会宣传部在党组织领导下做的这件好事——三十年来第一本纯粹是职工的文艺作品选编印成功。这对于我们这个全国闻名的工业城市来说，是多么必要盛开的一朵鲜花啊！职工离不开物质生活，也少不了文化生活。小说，诗歌，美术，歌曲，等等，是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美酒。我相信这本书一经浸润山城的心田，不仅会进一步解除一下十年浩劫造成的精神饥渴，也定将播下祖国未来的美好种子。

美好的种子萌发美好的禾苗。美好的禾苗孕育美好的金秋。我期待着，期待着，期待来年秋更红……

漫卷诗书喜欲狂

——《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读后

东 凡

三十二年了！本溪职工终于有了自己的一部《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

我有幸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读到这些入选的稿件，愿意借此机会，把我的一些读后感，汇报给作者、读者。

这部作品选，载有小说、散文、诗歌、曲艺、歌曲、摄影、美术等不少种类的艺术作品。虽然算不得花团锦簇，繁星灿烂，却也是色彩纷呈，山花烂漫。有些作品，虽然算不得“国色”，“天香”，却也是“金枝”，“玉叶”。当然，还有一些作品，仔细咀嚼，它不是“满口蜜”，而是“甘蔗”。待糖水咽尽后，也许还有许多渣子……

一

这次编入作品选的小说有十篇。约五万六千余字。它们大都是以广阔的城、区人民生活为背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政治、经济的变革，伦理、道德的演绎；人情风俗的变化为题材，塑造了许多可亲、可敬、可憎、可怜的艺术形象。可以说，作品选的小说创作，题材

是广泛的，思想开掘是较深刻的，艺术描写也是接近成功的。

根据某一历史阶段，某些具体政策，在某些领域里的贯彻执行，所发生的某些事情，迅速的予以反映，这几乎是职工工业余文艺创作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让你明显地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小说《老阮头》《泪，滚烫的泪》、《哥哥》、《改选之后》等，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小说《老阮头》，是这类作品中比较突出的一篇。思想开掘较深，人物形像也较新。它以一个思想比较落后的老工人，从农村和工厂实行经济责任制以来，从“向钱看”，到“向前看”的觉悟过程，向我们展示了目前正在企业里进行的经济改革的重大意义。小说有两点可贵之处应当指出：一个是告诉我们工人的责任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政治责任与经济责任。后一个责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没有被人们认识或者重视。可贵之处二是，塑造了一个在新时期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基层干部，他不说教，有方法，有一把能开掘人们内在潜力的钥匙。

《忧郁的女主角》和《花王》这两篇小

说，大概应当算做“世情小说”。它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社会风俗的画卷。对于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倾诉了作者的爱与憎。

看得出来，《忧郁的女主角》的作者是在追求结构的严谨、笔墨的简洁和思想上的开掘。我的感觉，这些追求，作者基本上在这篇作品里完成了。至于另一篇作品《花王》，也是文笔朴素，刻画人物分寸得当。这两位我市文坛上的新秀，是在做着各自不同的追求，预祝他们成功。

《影恋》、《姐姐的婚事》、《金不换》几篇小说，都是描写爱情的。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不同的爱情内容，表达了作者的褒贬。

我佩服负责《职工文艺作品选》有关领导和编辑们的胆识，同意把《穿旗袍的少妇》这篇问题小说选入作品选。歌颂和暴露本来是文学任务的两个方面。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毛主席是这样主张的，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也仍然是这样。但是，执行起来往往就走极端，就有点宁“左”勿“右”的样子。究其原因：过去文艺界的“斗争搞得太多了，极左思潮把人们搞怕了，正常的文艺批评废止了。粉碎“四人帮”以来，“伤痕”文学又多了一点，之后，又出了一部《苦恋》。于是乎，人们思想上产生了混乱。

《穿旗袍的少妇》这篇作品，正是指出了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中，很有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物，他们代表着旧的、愚昧的习惯势力，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方法，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把一些生活现象当做政治问题，胡乱批评，胡乱禁止。中国女人穿新式的中国式的旗袍，这本来是民族风俗，是一种美的生活现象。可是，她穿了旗袍，那个“馆长”就认为是严重的问题。作品把这一种思想僵化的现象摆出来，让大家思索，讨论，有什么不可以

呢？所以，这篇小说编入作品选，是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的体现，它对于进一步繁荣职工文艺创作，比作品本身的意义大得多。

如果把一年来的小说创作，比喻成浪花滚滚的河流，那么散文创作，就是那潺潺作响的小溪。它清澈、明静的风格，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作品选》有散文八篇，最长的二千八百字，最短的只有一百五十字。有的侧重于叙述，有的则侧重于议论；有的侧重于写人，有的则侧重于抒情。还有的专意在描写景物。

《静静的流……》是一篇以抒情笔调刻画人物的好作品。它描述了一个心灵美好的女青年，由于她长年照看陪伴一个瘸腿的女友，上学、放学、上班、下班，久而久之，自己竟然形成了偏肩膀，以至搞对像都发生了困难。但是，她只是嘴角浮起一丝略含轻蔑的笑纹……文章写的情真意切，十分感人。所以，这篇散文在人物的刻画上，是比较成功的。

《矿井剪影》是一篇只有五百六十字的短小精悍的一篇好散文。它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青年矿工爱情生活的一朵浪花。韵味隽永，值得一读。《静谧的槐林》一篇中，那富于哲理的抒发、想像，很耐人寻味。

《作品选》中诸如小品文、寓言等各种体裁的短小文章，也算是职工文艺园地中风姿绰约的小花，它们拥有的读者，往往比那些大块头文章还要多。这些文字，给人们思想上的启迪，性情上的陶冶，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

翻开作品选的诗歌部分，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先来欣赏官庆

宝同志写的《午餐》吧！“车床，嘎然收起了喧闹，铁桌，霎时摆满了午餐。辣的、酸的，油条、米饭，团团围坐，我们边吃边谈。谈管理，谈奖金，谈文件，谈住房，谈就业，谈油盐；也谈市长，厂长，班长；也谈世界，祖国，车间”。读了这些朴素无华的诗行，不管你有没有工厂生活的体会，都觉得亲切，生动。因为他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工人们进行午餐的生活画面。这些诗作，虽然没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样精辟，那样出神入化。但它的构思，意境，所取得的艺术效果也算比较接近了。这是一首反映工人生活的不可多得的好诗。

李世威同志的《我讨厌》，周溪源同志的《我的诗》，等一些诗作，表达了作者对事业、理想、信念的追求，对社会、伦理、爱情等，采取的则是直抒胸臆的写法，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首或者热情奔放、或者深沉沉的抒情诗。

王立珂同志的《一个普通的厂长》，谢大禹同志的《爱的浪花》等一些诗作，大都是采用叙述的笔调，着意刻划了带有社会主义新人色彩的人物，值得一读。

赫中山同志的《雨夜里有这样一封信》是作品选中的唯一的一篇叙事诗。作品从一对信仰上发生了差异的情侣和所出现的爱情的纠葛入手，涉及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大题材。因而，它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意义。

总的来看，从《作品选》中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创作形势喜人：数量不小，质量不低，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新人辈出。但是，如何反映时代的脉搏，把千姿百态的新人、新风、新思想，准确地，生动地反映出来，还有待于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这本《作品选》中，选入了曲艺作品

五篇，歌曲十三首，美术摄影作品十一幅。这些作品中的多数，都曾在我市绚丽多彩的职工文艺园地中，放射过夺目的光彩。由于这些作品的艺术特点所决定，它们有着比小说、散文、诗歌更为广泛的群众性。是职工文艺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声《老占》，是一篇构思新颖，运笔巧妙，褒贬得当的好作品。它通过在列车上占座这样一个常见的生活现象，表达了作者的善意的讽刺。

歌曲《春之旋律》、《天车姑娘》、《美好的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春之旋律》的歌词是著名词作家的作品，我无需在此献媚了。曲作者李焕章同志是我所熟悉的人，他写过不少较好的作品，我觉得，他的这首曲子可以和歌词媲美。旋律优美动人，音乐形象准确，朴实凝练，显示了作者的才华。

《天车姑娘》这首歌，是靳峰同志的力作。他在工业歌曲不太兴旺的形势下，以刚健、清新、华彩流利的旋律，准确地塑造了“天车姑娘”的音乐形象。

《美好的梦》这支曲子，保持了作者曹泮君同志真挚、细腻的特点，深情地表达了生活中发生在采煤工身上的爱情。

对于入选的美术、摄影作品作为一个门外汉，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但这些作品确实对我发生了强烈的效果。有的令我发笑，有的令我深思；有的令我陶醉。也许，由于不懂的缘故，反倒特别喜欢。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忽地涌上了我的脑际，这大概就是《本溪市职工文艺作品选》读后的反映吧！



仇大川

老阮头，大号阮庆发，一九六〇年盲流到厂工作，因祖辈家居山东梁山县，一向好以“阮氏三雄”的后代自诩。最近青年团讨论“人的本质”时，把他分析来分析去，一致结论：他既不“自私”，又不“无私”。总之是个“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

前年初，老阮头没调上工资，接连几宿象上了河滩的鲶鱼，翻过来倒过去的。咋呢？他家日子紧巴，五口都在梁山农村，就靠他工资糊口。心里的话，“活了五十六，才挣六十五，凭嘛给老骚（邵）头长，不给俺长？！”他想去科里闹，又觉得替自家争口食，不比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来得仗义。不去吧？这口气委实的难咽！他踌躇再三，到底是去了。

外号“老阴天”的科长一麻搭眼皮，说：“全厂四个茶炉，就你上班爱睡觉，水烧不开，饭蒸不熟。你长工资？想得倒好！”

老阮头强挤着笑，说得嘴角直冒沫儿。科长高低一句话，“不要向钱——看。”

“茅屎坑上扎牌楼，尽支你的臭架子！”老阮头心里直骂，可嘴不敢说。一跺脚，闯进了书记办公室。

一进门他就嚷：“说水不开？煤里尽石头，烧俺大腿不成！说饭不熟？老停电，鼓风机不转，俺用气儿吹不成！说俺睡觉？谁见了？俺拿他当枕头了不成！老骚头也睡了！咋就看俺眼里有屎？”

张书记“噗哧”一笑，好象遇见了个找他要糖的娃娃家，又搬凳子又沏茶，说：“老阮头

呀，俺也没长上工资，俺冲谁去喊呀？”

“那……那谁叫你让给邹厂长了呢？”

“俺不如他，当然要让呀！”

接着，他象个和气的老婆婆一样，把老阮头的条件慢条斯理地和别人比开了。哟，他知道得还怪清楚咧！比得老阮头嘴上贴封条，没词了。

老阮头吭哧吭哧憋了半晌，这才嚷：“行！这回算俺让啦，下回不给俺长可不行！”

张书记挤眼一笑：“往后好好干，争个先进生产者，下回肯定跑不了你。俺就看着你啦！”

打那儿起，老阮头有空儿就琢磨：真能当个先进生产者多光彩呵！怎么好好干呢？张书记在看着俺哩！

这天，他遛到木匠房，一瞅，咦？满地都是刨花，锯沫子。不好烧茶炉吗！他兴冲冲推了一车，合上煤一试，嗨！神象背后凿窟窿——庙（妙）透啦！那小红火苗呼呼直窜，不一会儿茶炉就冒了气儿。他乐得颠了馅，不知不觉哼上了《刘巧儿》：“那一次劳模会我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子叫阮庆发……”

说实在的，烧这玩意儿也不容易。天天得去推不用说，它烧得快，添得勤，人一会儿也离不得茶炉。唉，不就是少迷糊会儿吗？要刮胡子，就别嫌脸疼；要图大伙儿叫个好，争先进、长工资，不付点辛苦能成？！

他这头才干，大伙儿那头就瞧见了。不少人朝他伸大拇指。老邵头也咧着嘴说：“老阮呀，你这回是和尙离家——突（秃）出了呀！”

他呢？一声不吱，心里美透了，可又有些懊

悔：俺怎不早生这么个法呢？要不，上回长工资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唉呀呀，脑瓜儿真臭！

这天晌午，张书记拿着饭盒儿来到茶炉房，边挟着老阮头的菜边瞄着他乐。老阮头故意不理睬他，一本正经板着脸添着刨花，心里却直想说：怎么样，不赖吧？你当俺就会闹工资呀？俺的好几个师兄弟都是劳模，俺也不是个孬种！告诉你，当年阮氏三雄……

当天晚上，书记就在大会上号召大家都向他学习。烧炉工都开始烧开了锯沫、刨花。

可才两天，又都回了潮不烧了——都嫌木工房离他们太远。老阮头默默地在心里叨咕：“不烧可不行！评工资时眼睛瞪得象头牛，现在怎熊啦？哼！你们不烧也好，都烧还能显着俺吗？张书记呀张书记，你就睁眼看着吧！”

约摸又过了两个礼拜，那报纸上就登了他“阮庆发”的大名。好家伙，一下子他就成了知名人士！人们见了他显得恭敬多了。他喜滋滋地瞅着那报，象中了黄榜头名状元。上车间拿了好几张，给孩儿他娘、他叔、他姑、他婶，每人邮去一份。还托人写信说，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也就印得这么大呗！

班前、班后他常遛到厂光荣榜跟前，前瞅瞅，后瞧瞧，就好象自己的相片已经挂上了。

就好象六月天穿皮袄，里外都发火，老阮头越烧越有兴头。他专拣上、下班时间推刨花，中午饭都不吃就站在茶炉前。为嘛？茶炉就在大路边儿，让大家看看呗。他把火勾子、铲子擦得铮亮。听那火苗呼呼响，就象听那戏匣子唱；闻那刨花烟，就跟那蛟河烟没啥两样。虽说不识几个字，没人时，他总捻着那张报纸瞅：“谁写的呢？听人说是个叫长弓的。长弓是谁呢？是报社的吧。他咋知道俺的事儿呢？听说有个东西叫雷达，是千里眼、顺风耳，没准靠它知道的。”想到这儿，他觉得后背麻酥酥的，心里都有点怕啦，“好家伙，肯定是那玩意儿瞄上俺了！可得好好干呀。”

这天，张书记又来到炉前，老阮头装做开玩笑地问：“书记下回评先进、长工资，你说有没有俺呀？”

书记不吱声，光笑着帮他添刨花。

明人不用点，这下老阮头心里托底了，你琢磨吧，书记笑啦。那意思就是说没问题嘛！老阮

头不由肚里也笑了。

当先进还得有群众基础呀？于是，老阮头逢人就打招呼、摆笑脸、端水、递烟。没说的，争取给群众个好印象嘛！

谁知，好景不长！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却发现烧茶炉的几个爷们儿背后说他“个人利益当先”，“没节约多少煤，报上净瞎吹”。

有回，他推一车刨花上个坎，请站在一边的科长帮把手，科长一甩袖子，竟仰着脖子走了。老骚头见了他还咸不咸、淡不淡地说：“唉，说实在的，俺那工资真该让你长呀……”

他盯着老骚头那一缕头发都不长的脑瓜门儿，真恨不得上去擂两拳。他火爆爆地吼道：

“娘的！你俩穷开心，俺把你揣到裤裆里去！直说吧，这先进俺算争定啦！再撩汉别说俺不客气！梁山好汉的后辈吃你这套？”

老骚头脸红得象块大尿布，结巴着嘴：“行……知道你是阮小二的后代，拳头硬，行了吧？”说罢，淡白白了走了。

晚上，老阮头可犯了核计：这是咋回事儿呢？俺也没抱着谁的孩子下井呀？……唉，知道啦。从前科长用刨花、锯沫子，乱批乱给拉关系。俺这一烧，断了他的路；老骚头眼气俺上了报，就和大伙一块来臭俺！唉，现时这人跟人，就象小巴狗一样，抢不着食就互相咬哇？文革前也不是这样儿呀……奶奶的！俺偏要烧！气死他们！事有事在，看他们敢不选我先进！

第二天，他特意推了几大车刨花堆到路上，堵得老骚头他们走道都得绕弯儿。他看着老骚头那跟自己后脚跟一样的秃脑门儿，心里很是解气：“让你看看节没节约煤！”

他铁下心，半年总评时一定捞个先进生产者光彩光彩。他核计了好几宿，照光荣榜上用的相片戴不戴帽子？戴？不戴？反正胡子是得刮，对，听说还有二十元奖金呢！罐里抓王八，还有它的跑！他不由飘飘然起来……

转眼到了六月末，孩儿他娘病了，老阮头回了趟山东家。他看大丫头都上中学了，还没有支自来水笔，就应许了她，待这回发了奖金，除了还她娘的药费、买个锅，一准给她买支好自来水笔。他心里象长了草，才呆了几天，就驾着头头云似地飞回了厂。

没成想，瞎子跳舞，盲目乐观！总评会早就

开完了，先进根本没有他的份儿，又评上老骚头那个兔子精！还给他提了一大筐意见，说他用大家淘米掉的米粒喂自己养的鸡；说他钻到钱眼里去了……

他一股急火窜到嗓子眼儿。找科长！这回非唱段李逵大闹忠义堂不可！

然而，他刚敲科长的门，就觉得气短了，进门结巴着说：“科长，这回是咋评的先进？”

“咋的？没评上你呀！”科长腮帮子鼓得象塞了两个鸡蛋，“你要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要向前看嘛！”

“知道，知道。不要向前——，不，要向钱——”老阮头也不知怎么说好了，他背后汗涔涔的，索性说了“……可那报上都表扬俺节约煤……”

科长瞪起四棱眼：“你节约？几斤？几两？”

这下子，老阮头象根电线杆竖在那儿，脸憋得象个紫茄子。他也没算计，知道有多少？再吵吧？怕科长给小鞋穿。

他“噎噎噎”跑到书记室。一进门鼻子、眼都扭到一块儿，嚷：“书记，你是清官不？你怎么说了不算呀？你不是说评先进跑不了俺吗？”

“我……我啥时说啦？”书记挠开后脑勺。

这可把老阮头闹懵了，连巴哒两下嘴，说：“那……你不是笑了吗？笑……不算说呀？”

“哈哈……”书记笑了，倒了杯水，“坐，坐，咱老哥儿俩坐着唠。”

老阮头推开水杯，诉起了苦：“俺烧刨花忙得一身臭汗，谁靠近俺嫌酸。可他们不评俺先进，反倒说咸道淡。俺节约煤，报上都叫好，科长还说，几斤？几两？节约个屁！”

张书记掏出小本子，边记边笑咪咪说：“这还真是个事儿。咱厂消耗无定额，只有咬准了这个数才硬气。”

老阮头说：“书记呀，你咋不去替俺说句公道话呀？光官僚！他们看俺进步，不能把刨花送人了，就一块臭俺……”说着，说着，他眼眶子潮乎乎的了。

书记笑了：“唉呀，阮小二评不上先进要不要淌眼泪呀？”

老阮头难为情了，嘟嘟囔囔：“梁山上也不评先进，谁知道……”

“不，他们评”。书记说，“他们不是也排座次吗？阮氏三雄是个个相让。”

张书记又拍了拍他的肩，说：“你们科的事儿，我有数。党委要一步步解决这些不正之风。老工人嘛，肚量放宽些。厂里大多数人不是还夸你吗？还要想方为“四化”多节煤。我今后要常去你们那里摸摸情况！”

“唉，你也就是那么说说呗。一天忙得屁股不沾凳，还能顾过来俺？行呀，俺也不闹了。任你说得猪头长角、马蹄分瓣，这刨花，锯沫，俺高低是不烧了”。老阮头想。

第二天，他果真照旧烧开了煤，添上炉子就回宿舍抽烟、品茶、睡大觉，好不自在呀！正好大丫头来了信，跟他要奖钱买自来水笔，他回信说：“奖钱倒是发了，可都让我买酒喝了。你小小年纪懂个啥？那蘸水笔比自来水笔更受使唤”

送罢信才回茶炉房，张书记穿着一身工作服来了。他笑咪咪眨眨眼皮，说：“哟，老阮头，你还没来及推刨花吧？俺去给你推。”

老阮头翘着下巴不理他，慢悠悠地洗脸，洗头、洗脚，洗了一遍又一遍，把手茧都泡掉一层。

张书记推了一车又一车，累得浑身大汗，还摔了两跤。老阮头过意不去，叹口气走过去。

书记一边推着一边问：“你过去一天烧多少煤呀？现在一天烧多少呀？一天烧多少刨花呀？”

老阮头嘴上应着，肚里可打开算盘；反正就这些刨花，烧完了俺也不推了。

谁知第二天一早，书记又来了，推着车告诉老阮头：“我下令叫他们全烧刨花，锯沫子了。”并讲了不少大道理。

老阮头听了后，一会儿觉得对，一会儿觉得不对，一会儿觉得又对又不对；过后一寻思，还真有点对。

唉，看来撒手不烧是不行了。别人还不得骂：

“老阮头真不是个东西！把俺们弄得烧刨花了，他倒不干了！报上算白表扬他一遭了！”奶奶的！黄泥岗劫了生辰纲，这梁山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啦。再说，象张书记讲的，节煤不是对四化有好处嘛。对！“四化”实现了，谁还在乎那几个奖钱呢？对，应该好好干！

老阮头把这心思跟张书记说了，张书记把他好个夸。并说：“我小儿子明年初分配来厂，我

想叫他拜你为师烧茶炉呢。看我的面子，你就收下他吧。”

老阮头高兴得嘎巴嘴，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才高兴了两天，又觉得没了兴致。心里嘀咕：“书记呀，书记，你是老夸我，可这又当个啥呢？把大家都得罪光了，瞧着评先进长工资吧，算是李双双守寡——没有希望（喜旺）啦……他转念又一想，得！俺是为“四化”？干，先进不先进俺不稀罕！连书记的小子都拜俺为师哩……

到了年根儿，家里要换新房，老阮头又回了趟山东家。嗨？队里才分的红，眼见得家中日子一天强似一天。农村政策放宽，队里副业大上，俩小子全毕业下了地，还有姑娘追着要跟他们“自由”，丫头的自来水笔早就挎上了。老阮头望着带尖的大囤、小囤，心里好不敞亮，呆了两天就要回厂参加总评。又一寻思，这回是石狮子的屁股，根本没门儿，急啥？这就又呆了几天。

回厂那天，果然总评结束了。

他踱进会议室，见张书记正在做总结。他就赶紧找个地方，鞋一脱，两脚支在凳子上打起了呼噜。

正当欲睡未睡，快进南天门的时候，猛听张书记叫道：“阮庆发同志。”

“俺没睡！”他迷迷糊糊地搓着眼，“俺没睡”

满会场哄地腾起了一片笑声。旁边老骚头推了他一把：“叫你上去哩”。

他急了，“干啥？要罚呀？俺根本没睡。”

“不是，叫你领奖哩。”

“别逗啦，老拿俺开心干啥！”

“真的！俺们大伙儿选的你。”

张书记一边望着他俩说话，一边笑吟吟地走过来，把奖状、奖金都塞到他怀中。

“真是俺呀！”他这才信了。刹时间，心里象点上一座茶炉，血在胸脯里简直咕嘟得要冒出来，那奖状、奖金直烫他的手。他嘴唇哆嗦了好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这钱……俺……俺不要。俺山东家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不缺钱了。俺家老娘们儿一年就分了二百多，俺那丫头自来水笔早挎上了……说是金尖的……”

大伙儿笑得腮帮子都痛了，齐声嚷：“那是你家的，这是你应得的！”

老邵头也跟着起哄：“书记把你的成绩一条条都跟俺们摆了，俺们都服。其实上半年就该评你。将来评工资，我选你头一号！”

此时，老阮头简直快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心里那座茶炉象添上了刨花，越着越旺，烧得他脸象灌了半斤老白干儿。他扭扭老骚……不，老邵头，这才发现他的脑瓜儿原来还有几根毛，根本不象自己的后脚跟，虽然有些发亮，但亮得并不讨厌……

只听张书记又说：“老阮啊，这里还有你二十元零六角”。

“咋？”他怔神了，“还有？”

“还有。”书记说，“我让财务科给你算了笔帐。你一年节约的煤钱，去了烧刨花，锯沫儿的消耗，共节约四百一十二元。按百分之五提成，你净得节约奖二十元零六角整。”

老阮头可急了，乱摆着手：“不要！俺不要！为国家节约是应当的，你不也说了嘛？这钱俺说死也不要……大伙儿分了吧？”

“俺们可不能要，这是你应得的。”大家七嘴八舌地喊，“俺们要向你学习。”

事情发展到这步，老阮头心尖一颤，那眼泪可就不听话了，“叭叭”落将下来。他哽咽着说：“……今天起，我就要……把大伙儿掏米掉的米粒去喂食堂的鸡……我提个意见，今年开始，不论离木匠房远近，不论烧多少，大家一块为国家节煤烧刨花，一块儿提成行不？”

张书记紧跟着喊了一声：“大家说行不？”

跟打雷一样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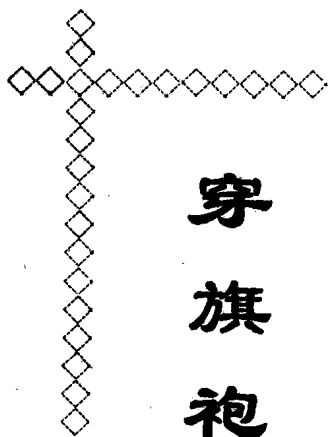
张书记兴奋地走到前头，微笑着望望会场，说：“我早就看出来，最可贵的是同志们都有荣誉感和责任心，只要引导得好，大家都会做个克己奉公的人，为‘四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场静极了，人人心里都热辣辣的。

书记扭扭下面，又严肃地说：“我这里还要提醒一些干部呀，自己一屁股屎，还动不动用大帽子压群众。不好呀！再这样下去，群众就要把你轰下台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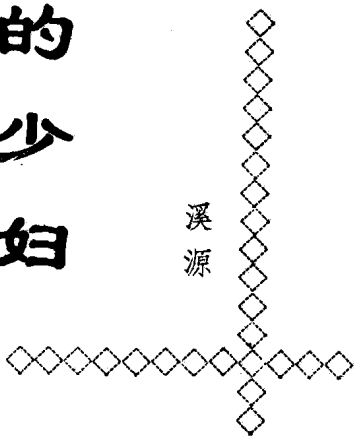
老阮头一斜眼瞟见科长低下头，两脚在地上乱搓。一时，他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唉，俺还告人家状哩，俺以前不是还帮科长往装锯沫的麻袋里塞过木板吗？唉，呆会儿，俺得找他唠唠，互

（下转28页）



穿旗袍的少妇

溪源



“李凌穿了一件旗袍！”

这条新闻，对于这个长不过五里、宽不满二里的小镇上的人们来说，也许比原子弹试爆成功还要使人惊愕。以至于李凌下了火车，还没有走出一里地，便一阵风的传遍了整个小镇。

李凌手里拎着一叠书，急匆匆地在路上走着。

许是小镇周围的山，把风都挡住了，路边那高大的白杨树，竟纹丝不动。刚刚铺上的柏油路面，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软绵绵的。一脚踏上去，就像踏在一块烧红了的铁板上。树上的“知了”也“热……啊”、“热……啊”地拼命叫着。偶尔驶来的一辆汽车，呼啸而过，带来了一阵微风，掀起了她旗袍的下摆。立刻，她觉得一阵凉爽，好惬意！这时，她想起平日坐在像蒸笼一样的图书馆的借阅窗口前，拼命煽风时的狼狈情景，不由得乐了。多亏了这次到省城购买资料，买了这么一件旗袍，要不然，这个难熬的夏天可怎么过哟。

路边的树荫下，有几个打着赤膊的小伙子，一边用大蒲扇使劲地煽着，一边朝李凌比划着什么。

哼！比划什么。女同志的罪你们不知道，哪像你们男同志。天一热了，把衣服剥个精光，实在不行，再到河套里打几个滚。可我们，再热的天气，衣服一件也少不了，左三层右三层的，捂的连气都喘不过来。李凌一边走，一边为女人们打起不平来了。

“大家看！谁回来了？”

“皇后！我们的皇后！”

“啊呀！真漂亮。羡慕死了。”

图书馆的这群喜鹊们，嘁嘁喳喳、七嘴八舌把李凌驾进了屋。

“长得这么美，还这样打扮，真叫人嫉妒。”说话的是图书管理员，叫小玲子。

“嫉妒你也穿嘛，谁叫你整天捂着那件租来的红衣服。”

“什么？我穿旗袍！我还没有结婚哪。”

“哈哈……”

一阵爽心的、悦耳的笑声，把小玲子羞得脸上像镀上了一层彩霞。

“唉！王姐……诸位，静一静！”

小玲子不知道又要捉弄谁了，高声喊道：“我宣布一条新闻：我们的王姐啊，要是也穿上这么一件旗袍，说不定呀，比……”

“住口！”小玲子的话还没说完，王姐一把捂住了她的嘴：“我呀，我可不敢穿，周馆长看见了，还不得撞我个鼻青脸肿。”

“哈哈……”

“李姐，你不怕吗？”小玲子最爱提这些带有挑拨性的问题，她是一个大胆而又活泼的姑娘。

“我……我才不怕哪。穿件衣服犯的哪家法？宪法上也没写：女同志不准穿旗袍。”说完这句话，李凌还用手一边比划，一边学起了周馆长：“记住，要记住，同志！我们是图书馆。读者是来借书的，而不是相对象的！”

“哈哈……”

由于宣传队员出身的李凌，学得唯妙唯肖，把姑娘们逗得一个个前仰后合，险些笑岔了气。

“那……就算你不怕领导，那你家那位大学者，他……”问这话的时候，那个王姐好像想起

了每当自己穿一件新衣服时，她丈夫那充满妒意、含有戒心的眼光。不由得回头望了望，唯恐此刻她的丈夫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他呀……在家里穿的比我还美哪。”

“真的？”

“真的。他不但穿，有时还捧着什么《黑格尔》的美学著作研究哪！”

“学者万岁！”小玲子居然喊上了万岁！

“什么万岁？我看看。”随着话音，图书馆这个连同本人在内才管五个人的大名鼎鼎的周馆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跨了进来。

欢声和笑语就像长了翅膀，顿时都扑楞楞地飞走了。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姑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仿佛在等待着一场什么灾难。

“李凌……你……回来……穿……穿的什么？”一向被公认为最有演讲能力的馆长，说出话来竟然有些语无伦次了。

“旗——袍。”

李凌不紧不慢、一字一板地回答。

“你……简直不像话。我给你假，下午回去休息，明天不准穿它，成何体统！”

馆长的话也一字一板，力重千钧，大有不可更改之势。

李凌再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便从馆里走了出来。

真有意思，穿了件旗袍，也值得大惊小怪。有那精力做点什么不好，拿着鸡毛当令箭。李凌在回去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想。人也真怪，美——不正是我们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吗？美不也是一种高度的社会文明吗？穿衣服本身就是一种美，若不然，我们何不象祖先们那样，只在腰间系着一块遮羞布，干嘛还要发明那么多颜色、那么多款式的服装？！唉！这小镇上的人就是土气，就是落后，就是……她越想越觉得有些气愤，不由得加大了脚步。旗袍的前后两片，随着她脚步的移动，上下飘舞，象两只彩蝶在绕着她飞。

“百货商店”！小镇上就这么一个二层楼的百货商店。她本不想进去，这小百货里有什么？清一色的老头衫、黑便鞋、蓝制服、白衬衣。省城那十多层高的大百货，叫一件东西就比这强。也可能是条件反射的原理在起作用，她突然想起，竟没有给她爱人买一件贵重些的礼物。真粗

心！皮兜里倒是有几本他喜欢看的书，可这也太单薄了啊，况且这还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分别。结婚二十天，分别就十天。她清楚地记得，三天前，自己上火车，刚好赶上爱人去北京学习往回返，他下火车。太匆忙了，钥匙还没有递到他手里，车就开了，只好扔在月台上。尽管这样，爱人也没有忘记告诉她，给她买了一件礼物。是什么呢？衣服？围巾？唉，还是不去猜它吧。反正他说了，我一定会满意。

她在百货的一楼漫不经心地转了一圈，转身上了二楼。猛抬头，唉！怎么？这儿也有一个穿旗袍的？奇怪！竟连颜色和花纹都和她的一样。仔细一瞅，噢，原来迎面是一面镜子。这时，她才想起，买旗袍时由于匆忙，再加上有些害羞，竟没有仔细地、认真地照照镜子。反正时间还早，何不……

高大的镜子里，映出一个苗条的，体态婀娜的身型。淡青色的、缀有黑色小花的敞开胸的旗袍，紧紧地裹住了她那丰满的、呈曲线型的躯体，胸前被旗袍束起了的两个乳房，巍巍高耸着，她觉得有些刺眼，下意识地用手摁了摁，旗袍的下部，露出了两只小腿，腿上套着一双肉色的长筒袜，显得皮肤格外白嫩细润。她第一次惊异地发现，自己竟是这样美。是啊，造物主赐给我们女人一副美丽的身肢，我们为什么不着意地打扮一下哪！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还知道用贝壳和石头来做装饰品，现在从地里挖出来，还叫什么“文化”。可现在，唉，她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刚刚到了穿裙子的年龄，又偏偏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真倒霉！当回姑娘连条裙子都未穿过，这不能不是她心中的一件憾事。以至于前不久结婚时，她把一套黄、一套绿的衣服统统都撕了个粉碎，做为她向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告别的一种表示。“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心灵、衣着、容貌……”对了，是谁说的了？拜伦？不是。但丁？也不是。唉，瞧这记性，人家给纠正了多少遍，你也记不住。是契诃夫，对！是契诃夫。

噢！眼睛，哪来的这么多的眼睛？一双、二双、十双……糟糕！从镜子里发现，她已经被包围了，身后的台阶，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那一双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她，盯着她的脸、她的胸、她的腿、她的旗袍……

…她有些惶恐，用两手把脸紧紧地捂住了。

天哪！这是一双双什么样的眼神哟！是羡慕？是诧异？是好奇？是鄙夷？她说不出。是的，几天前，在省城的百货店，她就是用这种眼神看那光怪陆离的商品；看那络绎不绝的人流，看长长的喇叭裤；看新颖的旗袍；看紧身的绒衣……虽然仅仅是在三天的时间里，她就完成了这个认识上的飞跃，可他们……

一阵笑声，夹杂着一阵私语。几个孩子向着镜子做鬼脸。

又是一阵笑声。

她被这顽童无礼的举动激怒了。脸热得像发烧，胸脯也由于心跳次数的加快而急剧起伏。可当她把手放下，转过身，望着那惊慌失措挤向人群的顽童时，一种怜悯的、同情的思绪又涌了上来。能责怪他们吗？他们世世代代就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小镇上生活，什么旗袍、电冰箱、摩托车？和他们是无缘的。就连看着火车不也是从去年才开始的吗？有的人，不，应该说是大多数人，一生中很少能够离开这里。到那几百里地之外的省城去，都是何许人也？少见，难免多怪，多么可怜哟，我的小镇上的人们！

想到这里，她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什么也没有说，拎起了放在地上的皮兜，匆匆忙忙地走了。

她在街上走着，竟觉得周围全是眼睛，就连路旁树上的叶子仿佛都定了格，惊呆地盯着她。此刻，她只有一个意念，快，到爱人单位去，取钥匙，回家……

爱人？他会不会……？不，决不可能，他不是那种人，这一点，她还很自信的。尽管她隐隐约约曾感到爱人的虚荣心很强，但是，她还是相信他的，尤其是在这一点上，不说志同道合，也是妇唱夫随。何况，临走时他还嘱咐……

“咣当”！慌不择路，一头险些撞在蔬菜公司的大牌子上。她这才意识到：到了。

推开党委办公室的门，她却愣住了。她见爱人站在办公桌前，两只眼睛像两把利剑似的紧紧地瞪着她，由于激动，眼角的肌肉还不时地抽搐。

不用说，她明白了，显然是在她到来之前，爱人早已知道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你！……” “……”

“你听听人家都说你什么？！简直不堪入

耳！”

“……”

“嗨！也不考虑考虑影响，真是……”

“……”

“快回家去……走……”李凌的爱人慌忙地把钥匙塞给她，就像躲避瘟神一样把她推出了屋子。

李凌木然了。她望着爱人那双可怕的眼睛，和慌里慌张的神情，竟觉得是这样陌生。

在她头脑中设立的这道最后的防线终于被冲垮了。可是，她没有哭，她只觉得很委屈。就像一个人被扒手窃走了自己最珍贵的物品，而这个扒手恰恰就是她最亲近的、最知心的、和她生活在一起的人。可她，又丢失了什么呢？

太阳，用她那火红的面颊，刚亲昵过西边的山岗，余晖透过院中摇曳着的杨柳，洒进屋里，洒在绣有鸳鸯戏水图案的提花床单上；洒在像雕像一样呆坐在床边的李凌身上。像镀上了一层金，一切都显得那样耀眼、那样艳丽。

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回到家里来的。整整一个下午，她就是这样默默地坐在床上，一动没有动。在她的脚下，是被撕成了碎片的那件旗袍。

屋子里慢慢地暗了下来。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不用说，一定是她的爱人回来了。

“凌，你还生我的气吗？”

“……”

“有些事情你根本就不懂，太幼稚。”

“……”

“唉！简直是一只任性的小天鹅！”

李凌的爱人见她仍然不动声色，便拉亮了电灯，来到立柜前翻腾着什么。“我说，凌，我们一别十多天，总不能这样横眉怒目呀。来，凌——，看一看我给你买的礼物，你一定会高兴，真的，亲爱的。”

李凌的爱人把一个包裹放在床上，一把把李凌搂在怀里。

李凌没有动，也没有反抗，顺从地听凭她爱人的温存。

“凌，你真美！尤其是穿那件旗袍。”

“美吗？”李凌的声音是那样勉强、呆滞。

“简直像一朵典雅的牡丹，出水的美蓉。”

（下转30页）